

# 傅山——剖冰雕灯与众乐

彭庆东



斌礼 绘

冬奥会邂逅元宵节，似乎给冰灯增添了新的意蕴，越发惹人喜爱。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的太原，一代名家傅山先生就举办过“冰灯展”。

说起傅山，人们都会联想到他发明配制的“头脑”，那可是太原人冬天里最喜爱的特色小吃，但却少有人知其对冰雪也情有独钟。傅山除博通诸子百家、诗文书画及医学外，还是位资深的冰雕大师。他制作的冰灯在当时穷工极巧，造型千姿百态，“冰灯”一词据说就是源自于他的一组诗作《冰灯诗》。在清《昭代丛书》收录的傅山《冷云斋冰灯诗》里，就有一首描述其所展冰灯规模壮观的七言绝句：“银海迷离天水光，广寒殿斗明妆。玉壶一点琅玕泪，滴断人间烟火肠。”读来甚是让人置身于一个银海迷离、水晶莹闪的神奇世界，仿佛看见了月宫里琼花玉树、蟾光皎皎的梦幻仙境，那冰灯体内被烛火消融成滴滴水珠的光泽，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化着人们心

中的严冬寒意，不禁令人神思万里。还有一首：“桥南桥北水晶嵌，春色阑干乱入槛，组堕山眉螺子影，红来花胜女郎衫。”更是引人入胜。他还是一位“冰痴”：将冰散放于院里的天井，待“深夜白来，莹窗纸窗。森森碎辞音，轻净疑雪。披衣问之，正月与晋冰斗光耳。静对霜更赠答万状，竟不能为之剖胜负也，赋得冰灯月下看。”这真是一幅意境极致的“赏冰图”。

诗佳灯更佳。傅山《冰灯诗》更多的是展现了他制作冰灯的艰辛过程。正如傅山兄长傅庚所作的《冷云斋冰灯诗序》曰：“《冰灯诗》，吾弟青主诗记冰灯也。弟有寒骨，于世热闹事无问。春侧侧寒，辄立汾河冰上，指挥凌工凿千亩琉璃田，供斋中灯具。”明亡后，傅山不仕满清，并以“寒骨”象征自己强烈的民族气节，于是乎在严寒之中玩转冰雪便成了他“寒骨”峻洁风格的写照。与生俱来的“寒骨”让傅山对世俗功利漠不关心。每逢春节来临，别人家忙着张灯结彩、备年货，他却独出心裁地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准备一场文化年货——“冰灯展”。

伫立在冷飕飕的汾河冰面上，他指挥打冰人凿开近千亩的冰面，筛选出耐抗压且可塑性强的巨大坚冰，运回家中。这在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困难可想而知。连续的打冰作业，冻裂或震裂了傅山和大伙儿的手脚，但他们毫不畏惧。傅山自制冻疮药提供给打冰人，又自酿酒酒为大伙儿驱寒，他的《打冰曲》自诉：“打冰打过旱西桥，断续冲冲声在宵。龟手莫愁无妙药，郊关历乱洒旗摇。”乐观情绪溢于言表。

搬运回家的冰块，傅山与能工巧匠们辛勤地磨、凿、锯、削、砍，一刀一铲地精心雕刻成龙、狮、虎、牛、马等各款憨态可掬的动物形象，还有冰瓶、冰盆及冰鼎等造型，座座形态逼真，争奇斗艳，“观者均叹其绝肖”。据说还有一个高约八尺的冰屏，十几个人绳拽杠支才把它立起

来，冰屏在烛光的折射下似有隐隐奇字，人们惊呼其为“玉碑”。痴迷冰灯的傅山还随时发现和捕捉创意灵感，一次，村里一户人家有几个无用的柳树墩子，正欲烧火，傅山听说“烧火”二字后顿时脑洞大开，赶紧请人拉回来，匠心独运地雕刻成浅盆式的冰灯座，人称“盆景式根雕冰灯”，十分传神。

元宵节的夜晚，傅山亲手点燃院中几十盏冰灯里的巨烛，邀请乡亲们聚会观赏。冰灯内烛影摇红，光影交织，灯相映成辉，座座流彩照人，良辰美景让忙着看灯的人们忘却了夜晚的彻骨奇寒。前来赏灯的人络绎不绝，傅山便设酒招待，大家一边欣赏冰灯，一边举杯赋诗，就连平日里不饮酒的人此时也“屡饮不醉”了。此时，高兴之余的傅山在《冰灯诗》里挥笔直抒：“绿舞红歌无处著，一樽白堕醉清魂”，一场“冰灯展”几乎成了“冰灯筵”“冰灯赋”。“疑在琉璃世界行”是傅山营造给老太原人最佳的美感。

为使冰灯被阳光晒化，白天傅山将冰灯挪入屋内，熄灭炉火，“引气自温，僵卧瞪目，犹自盼春寒也”。也就是说，白天住在比屋外还冷的卧室里，傅山运用内功，利用自身热能为自己供暖，为减少身体热量的消耗，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一屋子的冰灯。尽管寒冷砭人肌骨，为了冰灯的“寿命”，他还是宁愿春寒再冷些。其精神堪称是位严寒“斗士”，难怪他把自己的卧室起名为“冷云斋”。

据考证，傅山多次在家乡举办冰灯展，不仅留下了一组十五首的《冷云斋冰灯诗》为证，还留下了与《冰灯诗》相映成趣的《冰赋》：“飞蜿蜒之银蛇，宜陈之曲之堂兮。照吸露之仙流，沃以白凤之膏兮。……怜凄精之高洁，学匠石之运斤。幽兮积雪，列亭亭之玉人。”

冰灯虽已去，诗赋却永存，傅山在太原大地上留下了精彩之笔。

步入群山叠翠的峨眉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历史让人着迷，而一段几百年前出现在峨眉山脚下山西商人的旅足迹更让人为之钦佩和惊叹！

来到峨眉山入山门户——报国寺，寺门前不远处的凤凰堡台，绿茵之间掩映着重檐八角高挑的“圣积晚钟”亭。一座通高2.6米、腹径2.1米、层厚0.2米，重12500公斤的青铜大钟悬吊在亭子中央，巍峨高耸。钟趺十二叶，形状如莲瓣，每瓣之上分别雕刻有十二地支，象征时空的周而复始，故又名“莲花钟”“八卦钟”。

钟亭之内，只见密密麻麻的文字布满钟体表面，密不透风，善男信女张氏、王氏、李氏、赵氏，捐银一两、捐银二两、捐米一石等文字刻在钟的表面，6万余字，让人眼花缭乱。细细品味，钟体上半部1/5是一周突起的阳文铸造，下部4/5全部是凿刻的阴文汉字，钟体内外如同蚕豆大小的文字，凿刻着自公元281年到1555年前后1270多年间曾经资助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帝王、文武官员、豪商巨贾、善男信女和铸造此钟的僧俗名讳，以及《阿含经》和钟铭佛偈。在这6万余字的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独特的铭文记载：

“山西平阳府蒲州山阴王府仪宾姬绍明朱氏施铜五百斤、纹银五十两；临汾县信士徐正志己丑年六月父徐铁谢氏谢爵杨氏谢禄张氏乔氏谢道郭氏……施锡五十斤、米三石；蒲州信商张世科温氏温悟温一元施银三十两……平阳府蒲州信商郝九思詹氏男郝鼎郝溢施铜六百斤、米六石；临汾县东阳湖亢申年施银五十两，长治县信商孟朝卿丙戌年四月二十五丑时刘氏妙贤夫妇庚寅五月月初亥时孟朝卿甲寅四月二十八界定法应施铜三百斤、纹银三十三两，信士李重丙子年二月毛氏夫妇施铜二百斤、纹银三十三两、锡五十斤、米三石……”

一段不太连贯的文字，或许还有遗漏的字迹，但这些五百年前铭文的发现和记载的内容足以说明，造钟的古人留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信息，铜钟之上，张三李四王氏数万人的布施者大都没有冠以地名，而且布施的金额也很小，唯独给了山西商人一块堂而皇之的地方，晋省商人的财大气粗在铜钟上显现端倪。同时也说明，在明朝，在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巴蜀大地上，早已有大量的晋商出入此处，如此众多的晋商布施者，如此众多的资财留在寺庙，这不是一般的小商人所能做到的。

山西人翻越巴山蜀水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峨眉山之“圣积晚钟”有铭记，古书典籍也有佐证，只是长久以来，人们掌握的资料甚少，不为人知。明万历《四川盐法志》记载：“川中民贫，称盐商者，多为山陕之民。”清康熙《四川总志》记载：“人民鲜少，贡献无多，间有商贾往来，俱秉籍秦晋。”《成都史话》写道：“山西人在成都开设的票号，著名的有日升昌、蔚丰长、蔚丰厚、蔚长厚、协同庆等，专营银钱汇兑、存放款，在省内外商业中财力雄厚。”《成都城坊古迹考》也记：“山西票号清初时已设立22家，分布在商业异常繁华的春熙、暑袜、中市等多条街巷。”这只是晋商经营票号商人的情况，晋商中当然还有铁货商、皮货商、丝绸商、粮商、盐商，在四川大地的生意同样做得红红火火。

明朝人李梦阳在其《空同集》中这样写道：“为商者，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沿晋。”还有一册明嘉靖《宜府镇志》说道：“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潞州编浦、泽州舶浦、临清布铺、绒锦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多么精辟的描述，这些来自山西的同乡商人们从明朝开始，为“迎神赛、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在四川巴蜀大地上广泛营建自己的同乡会馆，仅仅是晋商建立的会馆就达10处之多，如成都古中市街皮货商的“山西会馆”，重庆靠近太平门码头的丝绸商集散地“山西会馆”和九龙坡区走马镇上的“晋商关帝庙”，叙永县城内的盐店街盐商的“山西会馆”等。王学梅先生在《四川会馆》记曰：“明清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实质上与长途贸易发展密不可分，以致形成著名的十大行商商帮，为山西、徽州、陕西、福建、广东、江右等。”“四川叙永县城内的盐店街，由山西、陕西盐商集巨资，拆除原关帝庙重建。”

如此众多的晋商旅居巴蜀经营商业的历史轨迹中，自然囊括了“圣积晚钟”之上铭刻着的诸多晋商，尤其是亢真、亢得雨、亢国用的山西亢氏家族，大名鼎鼎，巨富天下。清初《康熙南巡秘记》就有文写道：“亢百万，晋商魁首，家临汾，宅茅连云，苑如世家。”《清裨类钞》这样记道：“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巨量。”清人马国翰的《竹如意》也称：“山西亢氏，家巨富，仓庚多至数千，人以百千呼之。”人们不禁要问，五百年前的晋商到底有多富有？当年在天子身边有着显赫官位的明万历朝工部左侍郎沈思孝的一篇《晋录》回答了这个问题：“彼时海内殷富，平阳、潞、泽商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就是晋商的富有，没有数十万的白银，你就不要称自己富有，这就是明万历朝“富有”的标准。

黄昏来临，巍峨的“圣积晚钟”开始敲响，每敲一下，空谷传音，悠扬千里，动人心魄。几百年来，响亮、浑重、悠扬，远播寰宇的铜钟“龙吟”之声，传颂着绵延不断的巴蜀历史人文，也传颂着天府之地晋商的富有、诚信和虔诚。

晋商足迹留巴蜀

田秋平

## 山西民间虎文化

郭志清 朱萌



广灵剪纸虎



霍州面塑虎



清徐砖雕虎



大同威风虎

黄河流域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积淀了丰富而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从这些流传至今的民俗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先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在山西，“虎文化”源远流长，生活中以虎为题材的内容极其丰富，有形态各异的“剪纸虎”“面花虎”“砖雕虎”，有虎头帽、虎鞋子、布老虎等，民间匠人以自己高超的技艺完美诠释着“虎文化”的艺术魅力。